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独角兽文库第二卷
蜂鸟行动

于洪笙◎主编

中



Du Jiao Shou Wen Ku Di Er Juan
Feng Niao Xing Do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独角兽文库第二卷

DU JIAO SHOU WEN KU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蜂鸟行动

于洪笙 主编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十二、神秘的小门楼

没过半拉钟头，郭玉便查出了白团脸在借“屎遁”逃走
后抛弃的那辆自行车号码。车原来是酒厂一位老工人的，两
年前便被人偷走了。

这就是说，想依自行车号码来查找白团脸和他黑大个伙
伴的线索，又彻彻底底地断啦！

郭玉有点泄气，怏怏地骑着自行车，紧沿着马路牙儿，
慢慢地往前走。遇上这类不顺当的情况，对她虽属常事，但
失掉毕竟不如得到让人心中痛快。到了门前，她跳下自行车，
横穿过将马路和行人隔开的一排法国梧桐及其荫映下的方砖
衬砌的人行道，踏上砖木结构的古式小门楼的三层台阶，提
起车把，用车子前轮一顶，门便开了。她穿便衣时，总爱从
这个小门进出，非到不得已时才走挂着公安局牌子的把着双
岗的南街大门。

这个小门楼，青砖薄瓦，白灰勾缝，系砖木垒起，式样
古旧，木檩密椽，但做工精巧，磨砖对缝，外观十分考究。
三层台阶，铺着三块整整齐齐左右贯通的青石板。这在过去，
一看便知是豪门富户。只是因为北面，长年见不到太阳，
所以上上下下甚至砖缝里，都斑斑驳驳地生了一层毛茸茸的
绿苔。脚下的青石板也磨得光滑明亮。两扇腰缀铜环的门倒
是新上的漆，呈老绿色，惟一能显出它年深日久的，是与自
行车轮前缘等高的部位，被顶了个弧状的深槽，因为它是长
年关闭着的，又昼夜不上锁不加闩，所以从外边进来的人总
爱用车轮顶。人过后，便立刻又关上了。

小门楼的另一不同处，是它没有左邻右舍，两侧多是机关、单位大院的后墙，故此偶尔从这儿经过的人往往忽略了它的存在。它空设了一个门牌号，连邮递员也没有踏过它的石阶。只曾有过一个扫街的女工，觉得这门里有点怪道，出于好奇，便推开门往里探头探脑。原来门洞侧壁有个小窗口，里面有一双眼睛正直射向她，随后，一个胖而且高的老人出来了，他没有责怪她更没有立即赶她离去，而是边用身躯挡住她往院里看的双眼，问过几句话才和和气气地请她出来。第二天，她就被调到别的地段去了。对那些经常路过这里的人们来说，这儿确是个神秘的去处，谨慎的人是从不多看它一眼也从从不和人谈及它的，但人们对它都有个悄悄的称呼：小门楼。

说这个小门楼有点神秘，确实非为不可。乍一看，无人进出时，简直有点冷冷清清，可是时间长了你便会发现远非如此，当然也不是热热闹闹，但却是紧张张张的。双扇门无声地开了走出一两人，或者三五人，甚至更多，彼此连句话也不说，而后各奔东西而去了。更感怪异的是，他们的衣着打扮竟然大相迥异，前边出来个华侨巨商，稍后出来的则是个收破烂的人。人一走完，门便被从里边无声地关上了。有时，又见一人匆匆而来，无声地迈上石阶，门被无声地推开又无声地关上。白天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春夏秋冬，例假节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三十年前便路过这儿来往上下班的学徒工，现在已经成了八级工一天两遍从它跟前走过。公共汽车司机和邮递员们，则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对自己负责的线路再熟悉，对这个小门楼里边的事情确毫无所知。当他们对它由好奇到猜测，由心里暗想到出口议论的时候，

不久便被调去跑别的线路了……

的确，这个小门楼是神秘的。从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更具有神秘的色彩。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同暗藏的敌手和一切危害社会的分子，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气力，茹苦含辛，呕心沥血，编织着疏而不漏的天网。这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事业，每每艰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那些终日埋头过活的只知吃喝拉撒睡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此中三味的。当然，再饱食终日的人也会看到，这多年来，有一些罪大恶极者被正法，许多的坏人受到了制裁，还有更多的人完成了由危害社会到造福社会的转变……这一切，又耗费了小门楼里多少人的多少心血和多少汗水啊！还有牺牲呢！三十年来，从这个小门楼里走出去却再没有回来的人，已经得用十位数字来统计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小门楼不仅是神秘的而且也是神圣的！

郭玉放下车子，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解下枪带，把“六四式”往枕头底下一塞，又换上警干服，来到队部。局长张廷弼也在，处长刘文自不必说，还有老徐等人，他们似乎是正在争论什么。

没过几句，郭玉便听出，还是为了张廷弼昨天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中说他已跟樊桃有过什么关系……

“依我看，你这是当事者迷！本来大可不必伤这么大的脑筋的，一笑置之就足够了！”刘文两手捧着罐头瓶子茶杯，吸一口茶，又说，“当然结合案子，对这封信背景的发生、发展做科学的推理，分析，从字迹书写到信件投递等等做出技术鉴定，是十分必要的了。”

“我也知道你着急、发火的原因。”老徐抬起头，面对张廷弼。

“这明摆着嘛！首先就是信中的材料来源，假的，我们说他造谣中伤，一言否定也就完了。可是真的呢？千真万确啊！几日几时，樊桃我俩怎么说话，这难道……难道……”张廷弼脱下大盖帽，用手抓着头发在地上转开了圈子，又猛地停住脚：“……他娘的！从内到外，好像有两股势力，互相呼应，都在往一处使劲，要不就快枪毙邹岩，要不就逼着我回避，把我当成了绊脚石……”

“是这么回事儿！”老徐刚才没把话说完，又接上：“但我仍然送你四个字：不予理睬！反正大麻子对信里的造谣也不相信，说那是在编小说嘛！这说明我们的大检察长还有点原则性。但是，就整个过程来说，他的表现是不好的！咱们今儿可是在关门说话，你们说，他这么催着要案子，不等馍蒸熟就让揭锅，不反常吗？说不定又受了哪个局长、经理或者什么厂长、书记之托，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在替人家出力，效劳呢！”

“别瞎说！别瞎说！”张廷弼立刻摆手制止。

“大麻子这人呀！我看难说！”郭玉也插嘴道。

“听！听！你也叫开了大麻子！”张廷弼深为不悦地说，“人家总是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嘛！人家也有名有姓嘛！怎么能张口大麻子！闭口大麻子！以后，咱们立个规矩，谁也不许这样叫人家，背后也不许！再有，外边那些流言蜚语，小道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一直在讲，我们口里不总挂着这个，因为我们身份不同。”

“刚才我叫大麻子是不对的。我认错。保证以后不再叫。”

郭玉说，“但是，程检察长有些事情做得确实不漂亮。人们说三道四，我看是没风不起浪。”

“就是有风，我们也不能跟着一块儿兴风作浪！”张廷弼坚持地说，“我们不能跟社会上，其中包括某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唱一个调儿！”

“哟喝！好大的帽子！”老徐一伸舌头一挤眼，低声但又让张廷弼听见。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跟张廷弼在一个锅里搅稀粥。换个人，是不大敢这么说这么做的。

张廷弼果然没理老徐的茬儿，只管说他的：“我们说话也好，做事也好，都注意政治。我们穿了这么一身衣裳，头顶着国徽，人们的眼睛盯着我们呢！同样一句话，普通人说了无关紧要，而我们说了，人家就可以拿去当依据……”

“哎，我的局长！”老徐还是坐在沙发上，讷讷地说，话里夹着笑，“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嘛！你忘了！前年办那件无照开车撞死人命案时，我就怀疑老程搞了不正之风，领导却说我是没根据地胡猜。后来结果怎样？房管局长商国果然给他换了房子。”

“而且是阳面，距市中心区又很近。”郭玉又插一句。

“还有进口彩电。我听你至少喊了四年，现在还没到手，可老程早就弄到手了。至于怎么弄到手的。事过后大家心里才明白了。”老徐又举出一个例子。“我心里更是明白！”

“不提这些！不提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张廷弼举起手像挥凉扇似地对着屋顶，对着刘文、郭玉、老徐，闲聊了一阵，恨不得堵住老徐的嘴。

可老徐却还不住口，继续说了一件又一件。他说的当然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郭玉则敲着边鼓，配合呼应。刘文呢，

一直沉着地坐在那里，不置一笑也不插一言，好像他又聋又哑。

“住口！你们！”张廷弼再也按捺不住了，忽地一下暴跳起来，一双怒目紧盯着两位下属，“我让你们别说啦别说啦，为何还非要说！”声调高得少见，眼睛瞪得可怕。是一种强力压服的气势。他大概意识到只有用这副大发雷霆的姿态，才能制止住他们了。

但是，当老徐、郭玉真的闭住口，低下头，不再言声的时候，张廷弼又立刻不忍心了。对这样的好同志，自己为什么要用上级的权力来压服他们呢？更何况，他们说的都是事实，而且事先申明是关着门说的，这说明他们都有自我约束的觉悟。自己是太不应该了，轻率动容，如此严厉，咳！真是的！他是怀着一种极其复杂难言的痛楚来训斥、制止他们的。他知道他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冲动，才敢于这样做的。而且，也用不着向他们道歉认错，骂自己粗暴、该死，这对情同手足、朝夕相处、苦乐与共的他们上下级之间，是根本不必要的。当然，他绝非想袒护程子耀，严格说来，他对程子耀的意见比对他的下属意见更大，指责也得多得多，而且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即我们党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上，从思想政治上来抨击他、批判他的。只不过，他都伤心地把它们埋在了心底罢了！他不敢面对现实，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就似对伤口，一摸就痛，每怕痛便干脆不摸。他承认这是自己的弱点，而且他每思及它便深恶痛绝，但却不知何故总也改不了。想直接批评，当见了面时又张不开口。他想向上面反映，却又顾虑重重，觉得还是当面跟他谈才是正派的，但他至今也没说出口。人啊，是复杂的！

双方都沉默了片刻，短短的并不紧张的片刻，但它却是思想感情交流融汇的片刻，也是互相理解、互相感佩的片刻，这当中包容了他们上下级之间深刻而真挚的情谊，难得的融洽，以及同志式的难能可贵的让步和宽容。他们的心灵追求和志趣向往是脉脉相通的，刘文自不必说，不管是郭玉，还是老徐，都再不吭一声，而且没露出丝毫的不快之感和被压服的尴尬或怨气。此刻，他们觉得只应沉默地等待着，而不能就这么辞退离去，凭习惯，他们知道张廷弼还有话要说……

果然，张廷弼默默沉思地脚踏方步眼望窗外又往返了圈套之后，又开言了，声音是轻微的，语气是知心的，皮肤粗糙但却红光四溢的脸上，露出慰勉的歉意：“他们搞的那一套，我们不能眼热。荣、辱、毁、誉，应该泾渭分明……”

“谁眼热啦!?”郭玉毕竟是女孩儿家，没能忍住，开口辩道。

“听局长说完，小郭!”刘文阻止她，向她递个眼色。

“唔!不不不!”张廷弼急忙阻拦刘文，停住步，扭过脸，做着手势，抱歉地对郭玉笑笑：“这是我的语失!我的语失!同志们是不会眼热的，我坚信这一点。而是对这种不正之风有意见。”

“不光有意见，而是十分愤慨!”郭玉仍持该争的要争，该辩的要辩，该说清的要说清的态度。她不像刘文那样，她就是这么个性格。而且她知道，张廷弼也好，刘文也好，他们对自己这种性格是持赞赏和鼓励态度的。

“是愤慨!是愤慨!”张廷弼以完全同意的口气，重复了两次，“而且，这种愤慨是正当的，它是被一种难能可贵的思

想情操所支配的。若没有这个，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一切，就都完了！我们搞这一行的，就更应该这样！……总之，同志们是对的，老徐！小郭！你们是对的……”

十三、女流氓扬长而去

虽经几天的明察暗找，黑大个、白团脸、大疤痢均杳无踪迹。但郭玉不死心，尤其寄希望于找到的大疤痢，即邱贞。因为高鼻梁姑娘乔巧曾谈到，那天吉普车里有个女性，亚麻厂保卫科提供的情况则进一步增加了大疤痢曾坐在吉普车里的可能性。而从那天黑大个、白团脸的对话中可以听出，他们这伙人都是围着大疤痢团团转的。那末，把寻找大疤痢做为侦查工作的突破口，从而打开工作僵持局面，便是最理想的一条捷径了。同时，郭玉还提出了一个主张，另选门径，在单位控制和街道管辖都够不着的角落里去查找，到犯罪团伙、流氓群落、坏人圈、乞丐中去走走看，或可寻出个眉眼来。

老徐、小李都赞成她这个想法，刘文也说这步棋可以走走看，即使此招不成，也于整个工作无甚伤害。于是，郭玉便同老徐、小李诸同志按区别划片，分头出动。

郭玉深知，将要去的这些地方，都是令人恶心、肮脏的去处，而且包含着不小的危险性。这伙人中，混杂着不少恶棍，亡命徒，屡教不改分子，和胆大妄为者。再加上那些明妓暗娼、同性恋者，就更显得乌烟瘴气。不管郭玉多么开通大方，她总还是个姑娘家。但是为了工作，她把这一切都只能置之度外了。另外，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跟她打过交道

并深知她底细的。有些则还记着她的仇。几年来，由于她办案严正，手段厉害，无惧无畏，敢于摸老虎屁股，后台再硬、再歹毒的罪犯，她也不怕报复，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她家的窗玻璃被砸碎过，门上被插过警告她的刀子。放牛奶的小塑料篮子里也发现过子弹，弄得她不得不在一年中搬四回家。今儿随父母，明儿跟兄嫂，后来又搬到表姐家，最后还是挤到单位来了。当然，她得到更多的还是罪犯及其家属们的理解和感激。也交了不少的朋友，结识了不少能正确对待她的人。陈刚便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他是因为流氓罪被判刑的。此案是郭玉破的，陈刚也是她亲手捕的。但在审判中，她又出自应有的公正，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有关法律条款，成了陈刚的辩护人，使他得到了只判一年徒刑的从轻处理。陈刚临入狱前，放弃了允许他见母亲一面的机会，而要求见她，求她照顾自己体弱的母亲。

“亲戚朋友我没有，我把母亲托给你。”陈刚声泪俱下地跪倒在地，给她磕了个响头，“只求我出来母亲还活着。将来我用十倍、百倍来报答你！”

陈刚入狱后，浪子回头，决心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表现突出，被减刑三个月便提前出狱了。

在此期间，郭玉未负陈刚的重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为他母亲治病，并多次奔走，在民政局为老人家争取到了救济卡。一年半前，陈刚出狱后，先不回家，却来市公安局找郭玉。郭玉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便又给郭玉跪下了：“郭队长！你对我恩重如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

现在，要到这类场合去走动，郭玉首先想到的是陈刚。

因为他人狱前便混迹于这班人的阴暗角落里，他现在虽然已经从商，但故旧朋友还多有来往，有的还过从甚密，所以在好几个案子中，他都为她帮过忙，而且起过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他现在是个运、销布匹衣料的专业户，听说顺利时跑趟广州便可赚千儿八百块。她宿舍床头柜上那个大海螺台灯，就是他从福州带来送给她的。当时郭玉还不敢要，经过层层请示后，她才接过来，而且当众声明：“这是公产，所有制性质，永远不变！”

陈刚家住在一个距市中心区较远的偏僻去处，那里在二十多年前是个故河道，全市的垃圾都往那儿倒。拾垃圾的人们就地取材，将油毛毡头儿，烂草袋片儿，和破砖烂瓦，搭个窝棚，以挡风遮雨烧口水喝。后来又支起锅灶，再后干脆划地为界，搭房造屋，砌墙垒院，连吃带睡都不挪窝了。就这么，由凌乱到整齐，由低矮将就到宽敞讲究。又经几年的发展，大坑填满了，几条整整齐齐的街道也形成了，虽还谈不上繁华热闹，但一家一户的宽敞安静，都是市中心区的居民无法相比的。

白天，郭玉白跑了一趟，陈刚家临街的小门锁着。原来，他那低矮的土墙土屋，已经改建成高墙砖房了。

傍晚，郭玉吃罢饭，便又骑着自行车来找陈刚。按照规定，她一当队长，便算个科级干部，也领来了毛涤警服，这比起一般警干服来，要笔挺、漂亮得多，也威武得多，但她却很少穿。她觉得自己太年轻，和领导同志穿一样的制服，别人看着扎眼，自个儿心里也不自在，便仍爱穿一身洗得褪了色的一般警干服。

陈刚一来开门，见是她，立刻满面笑容，热情欢迎，殷

勤备至。

“嗨，真是鸟枪换炮啦！”也算熟人了，郭玉一进屋门，先开句玩笑。“发了大财了吧？”

“反正，还顺当。”陈刚咧开嘴巴笑着，“党的改革政策好，使我们这样的人也有了碗正当的饭吃！”

“听你说得好可怜哟！只是给了你一碗饭吃么？”郭玉坐在丝绒面料的转角沙发上，用手指敲着咖啡色加厚玻璃砖钢架茶几，“哼，光看看这个吧！都是高级宾馆里摆设的玩意儿嘛！还有这！”她又用高跟鞋底敲一敲大红色簇绒地毯。

“嗨嗨！是挣了几个钱！是挣了几个钱！”陈刚又憨声笑着说。

“听！听！几个钱！”郭玉又挑他的话，“你真会说话！”

“是挣了不少，郭队长。”陈刚笑了一下，又板起面孔，郑重地说：“我说句话，你千万别生气。你要缺钱花，就言一声，千儿八百，三千五千，甚至万儿八千……”

“这回不生气，初次嘛！”郭玉也严肃起来，“下次可再不许说这种话了。这，你该懂得。”

“我是懂得，也知道你要批评我。我又想，现在手里有钱，见了你连这么一句话都不说，自个还算个人嘛！从良心上说也过不去嘛！”陈刚倒也诚恳、实在。

“母亲在那屋吗？”郭玉问。

“我送她住到疗养院去了，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陈刚说，“我一天到晚在外头跑，顾不上伺候她……”他说着，又开冰箱取吃的喝的。

郭玉一边阻止一边说：“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听说过没有？”

陈刚说：“谁？”

郭玉说：“大疤痢。”

陈刚问：“男的女的？”

郭玉说：“还说不太准。我们猜测这可能是一个人的外号。”

陈刚说：“反正是坏人嘛！”

郭玉说：“先不下这个结论吧！”

陈刚就：“有个女的，叫邱贞，倒有这么个外号，只是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她？她本是亚麻厂的工人。”

郭玉心中不禁一喜，但未形诸言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或许就是她吧？我不认识呢！”她还不摸陈刚和邱贞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敢唐突、贸然。又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就是把她的骨头砸成渣子，我也能认出她来！”陈刚说，“咋啦？她给你们找麻烦啦？”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郭玉仍保持着戒心。

“郭队长，有话尽管说。”陈刚诚恳地请求说，“对别人我不敢吹牛，对她，我可能给你帮上忙。”

“唔！是这样吗？”郭玉笑了，往前试探一步，“她是个什么人？你们俩人的关系很好吗？”

“一年多前，她就被亚麻厂除名了。”陈刚说。又轻置一笑：“你说她会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吗？流氓呗！她是个女的，可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仇人。从来不跟别的女人扎堆，专跟男的交朋友。走到哪儿，屁股后头便跟着一串儿！”

郭玉再往前试探一步：“这人，可真够坏的呀！”

“哟——这怎么说呢？”陈刚字斟句酌地说，“说她犯了什么罪，倒还没听说。她一不杀人放火，二也不偷不摸，光等

图现成的，整天吃喝玩乐，花钱大把抓，穿最漂亮的衣裳。这人很有心数，总有一帮小伙子围着她转，听从她，讨好她。晚上她就跟这伙人在一块儿滚，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多多益善，这……”他忽然停住了，“你看我这人，又说开了这些了，别玷污了你的耳朵……”

“说。你说吧！没关系。”郭玉严肃地说。既然想了解一个女流氓的事，怎能怕听肮脏下流、不堪入耳的话。“有啥说啥，尽管说。”“她实际上是个性解放者，说她明妓、暗娼，都不过分。”陈刚说。又一次问：“她是不是给你们找麻烦啦？”

“我只想暗中认一认她。”郭玉已经大体上摸透了陈刚对大疤痢的看法，料他没有做假，可以对他适当地信赖了，便用双眼盯着他，十分严肃地说：“而且，你必须对此事保密，连我到这儿来，不，连你认识我，都绝对不许对她说，也不许跟别人说。”

“这，你放心！”陈刚也神情严肃地保证，又说：“你要暗中认她，容易。你明早盯着我这个院门，八点多钟从我这出去的那个人，便是她。”

“啊！？”郭玉吃了一惊，忙问：“怎么？你们俩……”

陈刚笑了：“一没结婚，二没对象。最近，他们那伙人跟别人打了架，她想避一避，已经在我这儿住了好几夜了。晚上来，早上走。”

“这……”郭玉犹豫了。这是出乎她意料的。心想，既然她俩是这么一种关系，可就得谨慎从事了。

“没关系，郭队长！你放心。”陈刚立刻明白了郭玉的意思，忙郑重诚恳地表白：“如果把你比做我心中的泰山，那她

在我心中至多是片鸿毛。她是个婊子、娼妇！我跟她完全是及时行乐，逢场做戏！有什么话，你就直问直说吧。我陈刚是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的！”“希望你在这上头还是谨慎检点一些才好！”郭玉见他如此诚恳，便随口劝了几句，又问：“他们跟谁打架？对你说过没有？”

“我没问过。”陈刚说，“不过，你要想知道，我一准能问出来。”“这倒不必。”郭玉说，“你先别惊动她，千万千万！”

“好！一定！一定！”陈刚用双眼保证，“你放心好啦！”

“她今夜要万一不来呢？”郭玉思忖着问。

“我再想别的办法。”陈刚说。

“她来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步行。”

“能肯定？”

“没错儿！”

“好！那就这么着。”郭玉说，“我刚才嘱咐你要保密，你可一定注意啊！绝对不能露馅！”

“放心！放心！”

“你夜里说梦话不？”

“不说。”

“有没有酒后胡说的恶习？”

“没有。”

“这就好。”郭玉满意地说，“你知道她有心计，就得处处防着点。”

“对！对！她这人就是够刁滑的，鬼路数多得很！论斗心眼我这样的十个也不一定是她的对手。还是得说她好，听她摆布。要不，她就指使人来骚扰我的摊子，扰得我买卖干不

成!”陈刚说,“以后白天里如有急事要找我,我就在南大街商场西边那一溜布匹案子里摆摊。”

“好!一言为定。”郭玉觉得不宜在此久留,道声再见,便走出了院门。这日一大早,她就穿了便衣,乘公共汽车准时来到了陈刚家附近。到八点多,大疤痢也准时从陈刚家门走出来了。

郭玉认准面孔和衣着,随即敛迹轻声,跟踪在她的身后,大疤痢是个时髦姑娘打扮,披肩长发浓而且厚。梳理得十分齐整。无领连衣裙使她那细皮白肉的脖颈和那串赭红色假宝石项链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裙料色泽和设计做工也考究大方、和谐悦目,华贵而又中看,艳丽而不刺眼,一看就不是本地货,她穿在身上极为合身适体。再看她那两条长得粗细得当直挺直挺走得很美的腿,更是使人惊羡,尼龙丝长筒袜虽属常见,六厘米细高跟黑色凉皮鞋也非她独有,但穿在她的脚上腿上,和那裙那头发那涂了口红装了假睫的细嫩面孔相配相衬,则是再绰约大方、婀娜洒脱不过了。

“可以算做沙城一美啦!”郭玉边遥遥跟在她的身后,边瞅着她的背影想,心中也在不住地慨叹着:“只可惜没走正路……今儿不知她要上哪儿去?……”

走着走着,通过一个窄胡同又拐了个弯,眼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街口摆了个豆腐脑摊,两件长凳夹一张矮腿桌案,坐着几位顾客正在喝豆腐脑吃油条。炸油条的锅炉火正旺,香气四溢。

见大疤痢走来,卖豆腐脑掌柜老远便打招呼,吡着白牙,摆出笑脸:“过来了吗?今儿豆腐脑儿点得好!”

“嗯哪!”大疤痢绷着脸答应着,走到油锅跟前,用筷子